

他眼中的40位名作家

——读张守仁《名作家记》

■袁恒雷

2019年初,张守仁历经三年写成《名作家记》,从接触过的上百位作家、编辑、文友中选取40余名最具代表性的予以记录梳理,回顾40多年来他与这些名家的交往历程。这本极具个性化的写人记事文集,堪比一部个人视角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简史,是研究相关作家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。

编辑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选择符合自己供职刊物的合适稿件。多年来,业界不成文的推崇标准是——不厚名家、不薄新人,特别是后一项,相对来说意义更为重大。新人处于成长期,需要编辑的发现、挖掘、培养、扶植,需要对其作品的肯定与指导。在这些方面,张守仁做了大量工作,许多现在的名家在当初“新人”时期受惠于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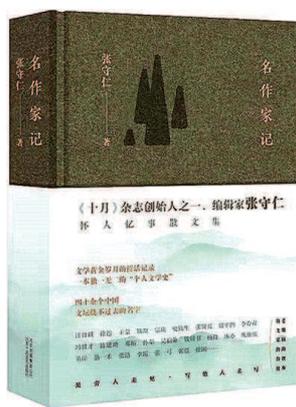
编写之间是相互扶持的。作为编辑,要在笔会、座谈会等场合及时发现有创作力的新人。1978年在保定的一次座谈会上,张守仁敏锐地发现,初出茅庐的铁凝不急于表现自己,而是认真倾听、认真学习。凭借铁凝处女作《会飞的镰刀》的水准以及她在会上认真学习的态度,张守仁断定,这是有创作潜力的好苗子。他热情鼓励铁凝深入生活,注意观察,努力写作,并表示愿意加强和她的联系。铁凝随后的作品确实没有让他失望,1983年第二期《十月》发表铁凝的中篇小说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后,即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等众多报刊

转载,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奖项。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界聚会上,这部中篇还受到文学前辈夏衍的赞赏。由此作改编的电影《红衣少女》,获中国电影“金鸡奖”“百花奖”及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。感恩的铁凝则以一篇《吉祥〈十月〉》,表达了对《十月》扶植她支持她的感激之情:“写此作时我尚是一名业余作者,在一家地区级的杂志社《花山》当小说编辑。但《十月》的编辑老师并没有漠视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,他们将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以头条位置发表……读者有理由认为是吉祥的《十月》为我的写作带来了好运,为此我内心充满感激。”

张守仁对铁凝的关注与关爱,未因她初出茅庐抑或日后身居高位而变更,切实体现了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的职业操守。

张守仁讲述的40余名作家,大部分数十年来在文坛赫赫有名,其中部分仍是当前文坛活跃者。仍以铁凝为例,职至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依然笔耕不辍。

《名作家记》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讲述了一批当年深处祖国边疆、现在对于大多数读者已非常



《名作家记》张守仁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陌生的作家的故事。张守仁当年对他们的提携帮助,现在读来依然颇为感人。

生活在青海的余易木,原是上海人,幼时生活优渥,受过良好教育。20岁那年,余易木来到青海人烟稀少、干旱荒凉的戈壁滩。1962年8月,余易木写出凄美爱情小说《春雪》,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哀怨、痛苦等情绪,极其动人。1976年10月,历史的转折带来文学的春天。这篇小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。1978年从西宁回

《北京晚报》工作的美术家王复羊将《春雪》手抄本辗转交到张守仁手中。张阅后眼前一亮,编发在1980年第三期《十月》上。为尊重原作者,发表时未作任何改动,并在文末注明“1962.8.西宁”的写作日期和地点。由于小说结尾部分引用叶赛宁的俄语爱情诗,考虑到多数读者不懂俄语,在征得作者同意后,张守仁特意在俄语诗后加上了他的译文。

当时发表《春雪》有何意义?该文写作于1962年8月,比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底《人民文学》的《班主任》早15年,比卢新华发表在1978年《文汇报》的《伤痕》更是早了整整16年。虽然两篇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更大——一度被业界誉为“伤痕文学”的发轫之作,但张守仁认为:“它(《春雪》)比《班主任》和《伤痕》在思想上更深刻、艺术上更精湛、文学语言更隽永。”持此观点的包括《班主任》作者刘心武,王蒙、从维熙、邓友梅、刘绍棠等名作家也纷纷高度赞赏《春雪》的艺术质量,张贤亮在给《十月》编辑部投稿《土牢情话》时惊问:“《十月》放出的余易木这匹文学黑骏马,你们是在何处、如何寻觅到的?”

张守仁记叙与众多作家的友情,既是对交往经历的全面而突出重点的梳理,也是侧面研究这些名家人生经历的宝贵资料。通读全书,笔者感叹上世纪80年代堪称文学的爆发期与黄金岁月,众多作家经十几年的生活积淀后,从祖国各地回到京城等地,实现了集体的爆发,无数名篇佳作纷纷诞生。张守仁翔实记录了那个黄金岁月的诸多宝贵时刻,其实,身处其中的他不仅发现与培养了诸多作家,又将他们团结起来,共同参与并构成了一段辉煌的文学盛世。

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的个人化书写,文坛已有一些文本出现。比如近几年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舒晋瑜撰写的几本文学访谈录——通过对话录的形式梳理出军旅作家、鲁奖作家、茅奖作家等名家的诸多相关故事;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2018年8月再版的《一个人的文学史》,收藏了许多程永新和作家的书信往来。可以说,这些文本各具价值。张守仁则完全见证了铁凝等一大批老中青作家一路走来的成长历程,《名作家记》在记述作家们的过程中,对他们的小说、散文等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阅读与细致的评点,并且将这些评点内容简明扼要地融入到写作这些作家的篇章中。也因此,本书既是作家的成长记,也是作品的点评录。而张守仁在其新作中,对于众多名家作品更是融读者、编者、评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。

“东南淮海唯扬州,国土无双秦少游。”这是黄庭坚对秦观的高度赞誉。南宋杨万里《过高邮》诗亦云“国土秦郎此故乡”,弥见景仰之情。2019年适逢秦观诞辰970周年,高邮市政府与中华书局合作,影印出版日藏宋本《淮海集》。

日藏《淮海集》为南宋孝宗乾道九年(1173)高邮军学刊本(简称乾道本),是现存最早、最完好的《淮海集》,藏于日本内阁文库。全书共四十九卷,正集四十卷、长短句三卷、后集六卷,每集正文前各有本集目录。宋以后所刊《淮海集》皆祖于此本。国家图书馆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各藏南宋光宗绍熙三年(1192)谢翱重修本(简称绍熙本)一部,亦据此本。

原书二函十册,白口,左右双栏,半页十行,行二十一字。版心上记字数,下有刻工姓名。钤有“昌平阪学问所”“仁正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”和“浅草文库”印。卷首有“淮海闲居文集序”五篇:秦观《淮海闲居集序》、王安石《答苏内翰荐秦公书》、曾肇《答淮海居士书》、苏轼《答淮海居士书》、陈师道《淮海居士序》,为绍熙本及明清《淮海集》刊本所不载。集后有乾道九年林机《淮海居士文集后序》。末有题记“高邮军学《淮海文集》计四百四十九板,并副叶裱背共用纸五百张”等,以及辑录与校勘者姓名。底页有日本下总守市桥长昭《寄藏文庙宋元刻书跋》。

秦观(970-1100),字少游,又字太虚,号淮海居士,高邮人,北宋著名文学家、政治家,诗词文赋均有很高成就,尤以词情韵兼胜,被推为婉约之宗。

秦观自序云: 元丰七年(1084)冬,余将西赴京师,索文稿于囊中,得数百篇。辞鄙而悖于理者,辄删去之。其可存者,古律体诗百十有二,杂文四十有九,从游之诗附见者五十

国土无双秦少游

——写在重刊宋本《淮海集》之际

■黄思维



《淮海集》(宋)秦观撰 中华书局出版

有六。合二百一十七篇,次为十卷,号《淮海闲居集》云。

此序反映了早年文集编次情况。“余将西赴京师”,是说将入京应举,之前秦观曾两度应举,均落第。元丰八年(1085)始中进士,时年37岁。“辞鄙而悖于理者,辄删去之”,可见他对作品要求高,精益求精。据后序云“里人王公定国之牧是邦”,“校集成编,总七百二十篇,釐为四十九卷”。从入仕途到任国史院编修,从坐党籍到贬谪召还的15年间,文集从初编的217篇增至720篇,尤其是“过岭后诗,严重高古,自成一派,与旧作不同”(吕本中《童蒙诗训》),倘非英年早逝,其成就不可估量,作品传世更多,难怪东坡有“少游已矣,虽万人何赎”的深深慨叹。

宋本崇尚唐代欧、颜、柳等楷体,以字体美、刊刻工、纸墨良著称,乾道本为其中

之一。此本用欧体,黄永年在《古籍版本学》中说欧体:“笔画整齐得像刀切一样,用刀刻起来容易,从而受到刻工的欢迎。”通过犀利的刀锋,更显出欧体的秀劲美、整齐美,启功所谓“透过刀锋见笔锋”,令人爱不释手。加上此本保管得当,字体清晰,无漫漶之处,与绍熙本相较,更胜一筹。在文字方面,由于乾道本是最早刊本,保留了作品原貌,绍熙本重修时虽订正了一些讹误,但又增添了新的讹误。如乾道本卷二《泊吴兴观音院》诗“璧月窥夜礼”,“璧月”,对月亮的美称,绍熙本“璧”作“壁”,误;同卷《寄曾逢原》诗“与子同裳衣”,语本《诗经·无衣》“与子同裳”,绍熙本“裳”作“裳”,是。两部宋本各有胜处,可以参看。

据龙榆生考证,明代毛晋辑录《淮海词》时,也未见到宋刊本,故存在不少讹误。如《满庭芳》“山抹微云,天连衰草”,毛本“天连”作“天粘”,并引韩愈文与张祜、黄庭坚等人诗,认为“‘粘’字极工,且有出处。若作‘连天’是小儿语也”。按秦观此句,本于苏轼词“连天衰草”(《减字木兰花》),因首两句对偶,所以“连天”乙为“天连”。秦观诗云“柳枝芳草恨连天”(《南都新亭行寄王子发》),亦用连天。又“天粘衰草”为平平平仄,三平皆阴平,“连”字阳平,置于两阴平之间,较“粘”字更响亮。从出处和声调来讲,“连”字为是。又“寒鸦万点”,毛本“万点”作“数点”。据宋施宿《会稽志》卷十七:“山阴又有一种名寒鸦,比

常鸦颇小,岁十月,自西北来,其阵蔽天,及春中乃去。秦太虚乐府云:‘寒鸦万点,流水绕孤村。’不至越者,殆不知也。”引秦词亦作“万点”。秦观此词作于会稽,“寒鸦万点”,正写出其蔽天之阵势,“数点”与《会稽志》描述不合。以上词句,正如吴梅指出“此皆宋刊佳处”。

自《淮海集》问世以来,徐培均是此书全面笺注的第一人。在笺注过程中,他以乾道本为底本,焚膏继晷,呕心沥血,花了20多年功夫,终于完成这部皇皇巨著。饶宗颐称“诚邗沟(秦少游)之辅车,足以俯视百代”。说来也巧,徐先生是建湖人,濒临淮海;他居住淮海路,又笺注《淮海集》,所以他在《蝶恋花》词中写道:“淮海人居淮海路。淮海词中,不惜流年度。”朱东润《淮海集笺注》序云:“少游已矣,遗编尚在,世必有能真知少游者。培均其为嚆矢(第一支响箭)乎!”时隔近千年,徐先生不仅笺注《淮海集》,而且撰《秦少游年谱长编》,不愧为少游的知音!此番影印出版日藏《淮海集》,原请徐先生题签,因病未果,故改为集字。令人遗憾的是,徐先生已于2019年9月11日离世,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。

这里还要提一下,当年徐培均为找到《淮海集》好的版本,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寻访。中华书局傅璇琮、许逸民两先生得知此事,概予提供源自日本的乾道本缩微胶卷。而徐先生的《秦少游年谱长编》以及此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,可见秦观著作与中华书局缘分不浅。

绍熙本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,而乾道本由于流失海外,极难看到,《淮海集笺注》曾附有二页书影,仅窥一斑。对于重刊此书,研究者与爱好者期待已久。现在此书终于问世,不仅让国人一睹宋本风采,而且具有重要的版本与学术价值。